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班荣学,赵 荣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 *Turbulence* 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关键词:文学翻译;忠实;创造;叛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2-0159-05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文学翻译就是语言文字艺术的再现,即用一种语言文字的文学艺术形式再现另一种语言文字所承载和表现的文学艺术形式。由于文学语言文字意义的生成与形式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翻译中造成极大的困难,而“忠实”与“叛逆”的悖论正起源于此。从本质上说,叛逆是与翻译的目的相背的。然而,“翻译者即反逆者”或“翻译即叛逆”之说由来已久^{[1](P330)}。正因为有了反叛之名,“创造”就被打入叛逆之列。凡是有“创造”的译文肯定就不“忠实”,凡是“忠实”的译文就不得有“创造”的痕迹,否则就是“不忠”。就“忠实”与“创造”的本质和初衷而言,“创造”是针对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文化语言共同体”的“语言障碍”而提出的,“忠实”则是基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共存或趋同的语言文化共享,诸如词汇、句法、语篇、思维在表达习惯上的相同性和像似性而发轫的。由于语言是文学的“首要因素”,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便是跨越“文化缺省”和“词汇空缺”造成的语言障碍,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创造”也总是针对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表现形式而阐发的,总是与文学翻译的目的紧密相连的,即“忠

实”与“创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语言文字艺术各种形式和各个方面的意义,可谓是殊途同归。因此,“忠实”并不是字比句次的对应“死译”,“创造”即“叛逆”也决非是无中生有的肆意发挥。

一、“创造”与“忠实”的悖论

虽然“忠实”与“创造”,即“忠实”与“叛逆”是翻译的悖论。然而,它并没阻挡住众多译者和论者对“忠实”与“创造”的实践追求和理论探索。法国作家福楼拜(Froulai)指出,风格就是生命,是思想的血液,是具体实在的,是可以感觉和辨识的。中国学者傅雷提出,翻译的神似形似,浑然一体,是为胜境;不能两全时,则不要拘泥字面,死于句下。为了颇得神气,可以略于形色。“神似”不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而是基于对原文的透彻理解,深切领悟。只有妙悟原文才能“离形得似”,即所谓不求貌同,正由神合^{[2](P11)}!著名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认为,翻译即翻译意义。译者应该使译文在功能而不是在形式上达到与原文对等^{[3](P80)}。而享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美誉的美国学者葛

收稿日期:2005-06-25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05JK093)

作者简介:班荣学(1952-),男,宁夏固原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赵 荣(1952-),女,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浩文(Howard Goldblatt), 则用“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免不了的折中的——那股费琢磨劲儿”阐发自己“拿汉语读, 用英语写”的翻译理念, 特别提出用“写”而不是“译”来强调其对“忠实”与“创造”翻译的追求^{[4](P76)}。不管是奈达的“形式”与“意义”的动态功能对等, 还是傅雷的“神形”难以两全的“不求貌同, 正由神合”, 拟或是葛浩文的“忠实”与“创造”两者之间的“折中”, 大家所阐发的都是要用译文的语言文字艺术形式再现原文所承载的源语语言文字艺术形式与内涵。

这就说明, 无论是风格和意义动态对等的“忠实”再现, 还是“神形”两全的“创造”再现, 以及“忠实”与“创造”的“折中”表达, 所针对的都是如何跨越“语言障碍”。无论是在“形式”与“意义”不能“形意”兼顾, “神似”与“形似”不能“神形”两全时不能“得意”而“忘形”, 还是不能因“形”而“害意”的“折中”选择, 都是基于对“忠”而不“美”, 或“美”而不“忠”, 即“忠实”与“创造”或“创造”即“叛逆”这一悖论的消解之上的。也就是说, 创造的目的不是叛逆, 而是为了更加“忠实”地、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各个层次方方面面的意义, “创造”并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 或离经叛道, 而是文学翻译的最佳选择, 也是惟一的正确途径。

“翻译者即反逆者”或“翻译即叛逆”之谚语的引用, 是对翻译这一活动或行为者本身的喻说, 隐喻翻译行为本身或译者本人把本该只属于作者与原文读者即译者之间独享的那份他者无法获得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的行径和后果, 即译者通过作品把其所理解的作者内心世界的全部企图毫无保留地一一再现给不谙该语言文化的另一语言文化受众。因此, 翻译的“叛逆者”或“叛逆”应该是“告密者”或“泄密”。也就是说, 译者和翻译行为本身如同谍报员窃取和传递情报一样, 情报的价值永远都在于其真实性及可靠性, 获取的目的是其可利用价值。所以, 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是“泄密”的彻底性, 所研究的是“窃密”的“价值”和“传递”的高保真。文化的民族性和语言的异质性是构成翻译之“叛逆”的根本原因, 如果能通过“创造”, 即“叛逆”的途径出奇地传递了正常渠道, 即“忠实”途径无法传递的“秘密”, 那么“叛逆”得越彻底, 翻译则越“忠实”, 译文则越贴切。从“泄密”的行为来讲是“叛逆”, 从价值上来讲是“真实”, 从策略上来讲是“保真”, 从手段上来讲是“创造”, 从方法上来讲是“折中”, 从形式上来讲是“杂和”, 从效果上来讲是“和谐”, 从

目的上来讲是译文既能被读者接受, 又能在译语文化中和谐共存。无论从形式上来讲, 还是从道德上来讲, 翻译的“创造”源泉基于原作的文本, “忠实”原作者的企盼是本分, 而翻译“创造”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 “创造”又岂能无视读者! 因此, “创造”翻译是一种超越“忠实”模式羁绊而“忠实”再现原文的“忠实”翻译策略, 旨在跨越那些无法用“忠实”策略逾越的由“文化语言共同体”给翻译造成的“语言障碍”, 是一种与“忠实”策略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忠实”翻译策略。只有“忠实”的“创造”即创作, 翻译即“叛逆”行为才能不负原文“神形”再现的翻译初衷。

二、“创造”与“忠实”的“折中”

认知语言学认为, 语言表达是一个认知过程, 具体到翻译, 可以体现在认知模式中源认知域对目的认知域的映射上, 由于源语与译语的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认知经验不尽相同, 所以在以语言符号转换为手段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在处理两个认知域的映射关系时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或者保留原来的映射关系, 或者在译入语中寻找源认知域进行映射附加, 或者配价还原原文中的目的认知域。因为原文与译文之间映射和还原映射的认知转换关系不仅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的各语言单位, 而且还涉及到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之间的认知心理单位的转换^{[5](P55)}。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 把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作为翻译的依据, 其中的相同与差异会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体现在两个文本之间, 差异的大小则取决于原文作者与读者, 即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视域吻合。因此, 翻译就是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为被转换单位寻找和谐的认知理据和相应的转换策略; 而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 则是循着译者的心理轨迹, 剖析选择的依据及其和谐度来评价翻译的信度和效果。现以荣膺美国美孚文学奖的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与其英译本 *Turbulence* (葛浩文译) 的个案为例, 作以粗浅探讨。

例1: 给韩文举, 拱拱手, 道一番谢意^{[6](P13)}。
With his hands clasped in front of his chest, he thanked Han for the attention he was giving the boy^{[7](P10)}。

例2: 和出门迎接的韩文举拱手寒暄^{[6](P400)}。
They greeted Han Wenju with hands cupped respectfully in front of their chests^{[7](P434)}。

例3:爹拿出一角磕头钱给他,他不要也不给爹磕头^{[6](P14)}。His father handed him kowtow money, but he neither took the money nor kowtowed to his father^{[7](P11)}。

例4:惊叫道:“这不是金狗吗?天神!金狗儿时回来的?”^{[6](P226)}“Is that you, Golden Dog?” she exclaimed. “My god, when did you get back?”^{[7](P245)}

例5:“金狗叔,你怎么能说这话?!你说这话是让我心碎吗?天神!天神!”^{[6](P406)}“Uncle Golden Dog, how can you play my feelings so cruelly? God help me! God help me!”^{[7](P440)}

例6:“人生在世七窍俱生,多有受惑!”^{[6](P63)}“Man is born with eyes, ears, nose, and a mouth, and the temptations are great!”^{[7](P68)}

例7:田中正气得七窍生烟,骂道:“全怪我大意失了荆州,使金狗鲤鱼跳龙门,现在是成心回来和我作对了嘛!”^{[6](P254)}Tian Zhongzheng, who was so angry he could barely speak. “It’s my own fault for losing our strategic advantage and leaving an opening in the dragon gate for Golden Dog to swim through. It’s obvious he’s come back to tangle with me!”^{[7](P274)}

例8:“有个电影叫《七品芝麻官》,封建时代的县官都讲究‘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6](P289)}“In the movie *The Minor Official*, set in feudal times, there’s the slogan ‘An official who doesn’t help his people out of jams, might as well go home and plant some yams!’”^{[7](P311)}

例9:有智的吃智,无智的吃力^{[6](P363)}。The quick-witted live by their brains; the slow-witted live by their brawn^{[7](P393)}。

例10:贵人吃贵物,崽娃子吃飴饴^{[6](P363)}。The nobility eat noble food; young whelps eat buckwheat noodles^{[7](P393)}。

例11:“贵人还是吃贵物,崽娃子到底吃飴饴”^{[6](P18)}。“The chosen people continue to live on delicacies while little bastards like us still eat buckwheat noodles”^{[7](P15)}。

例12:“不养都不养,要养就全养,洲河上的农民是山里的猴,一个摇球都摇球!”^{[6](P343)}“Either none of you people raise pigs or all of you do! It’s monkey see, monkey do, with you mountain folk!”^{[7](P368)}

例13:“这不是国家日弄农民吗?”^{[6](P343)}“The

goddamned government’s playing games with the people!”^{[7](P368)}

例1的“拱拱手”和例2的“拱手”,都是“作揖”的动作,即合掌于胸前的致意礼节,常与“磕头”并用,行跪拜之大礼。如:田中正又是磕头,又是作揖^{[6](P270)}。Tian kowtowed and clasped his hands beseechingly.^{[7](P290)}这里是跪地求饶,表示动作的频率高,幅度大。例1和例2分别表示动作和频率。例3则表示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者以“压岁钱”的形式回拜。“天神”即“老天爷”,常与“地神”对应。如:在“天地神君亲”牌位的左右^{[6](P8)}。On the sides of altars to “heaven, earth, gods, emperors, and ancestors.”^{[7](P5)}“天”和“地”是特指,用单数;“神”、“君”、“亲”是泛指,用复数。但例4和例5的“天神”则类似于“老天爷”、“老天”、“天爷”、“上苍”、“苍天”等情绪悲喜之时发出的惊叹,既是对“天道”与“公理”的怒吼与诅咒,也类似“天哪”、“地哪”或“爹啊”“娘啊”之悲凄哀呼。

上述语词既属于文化“缺省”,也属于词汇“空缺”,即“文化语言共同体”造成的“语言障碍”。正如译者所言,“kowtow”一词已进入英语词汇,但磕头这一动作所表达的或尊敬或惧怕或悔恨或感激等微妙的心理是西方读者所不易捕捉的,这就要求译者细心揣摩其中暗含的意味加以准确处理,而不能一概简单地译作“kowtow”了事^{[4](P76)}。在这里,原文以“拱手”和“拱拱手”的动作表示寒暄和谢意,译文“抱拳”、“合掌”于胸前的动作与其吻合,其后表示谢忱、寒暄的语词也与原文对应。磕头沿用进入英语词汇的“kowtow”的不同形式,与原文完全一致。两个“天神”分别套用了英语的惯用法“My god”和“God help me”。译者认为,从字面看,英语中同“天哪”、“天神”意思最接近的词应该是“Heavens”,但把原文中所有的“天哪”统统翻成“Heavens”显然不能保证每一处都贴切。并认为非英语感叹词要比Heavens 来得更传神。翻译从来不是复制,而是换一种语言重写,是对原文的某种完成,甚至是完善^{[4](P76)}。首先,因为原文中关于“天地神君亲”与译文中“heaven, earth, gods, emperors, and ancestors”的对应翻译有多次重复,译者确信读者对此已有所了解。套用英语惯用法不会引起“上帝”与“天神”的混淆。其次,英语的“My god”和“God help me”与汉语的“天神”即“天哪”的表情功能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知经验中相同。因此,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源认知域进行映射附加的策略更能增

强情景语境效果。又如:“天爷,一个萝卜两头切!”^{[6](P253)}“The damned turnip's being sliced from both ends!”^{[7](P273)}“天神,这不是吃命吗?”^{[6](P305)}“My god!” he exclaimed. “The food's worth more than we are!”^{[7](P327)}“我转身就走了,天不怪地不怪的,那只怪我命苦!”^{[6](P374)}“I'll walk away, no regrets, no blame—except for my own accused fate.”^{[7](P405)}

例6和例7中两个“七窍”的译文均为创造性翻译。前者以释义的策略,使原文词语“七窍”的蕴涵意义一一显现,后者以惯用法表达。例7的后半句是典故“大意失荆州”的变体,其中“龙门”是对应词,“鲤鱼”直接用“金狗”,“跳”意译为“游出”,与前面的“留漏洞”相呼应,再现了作者“全怪我疏漏”而“使其有机可乘”的会话隐含。又如:他们认定是刘备借了荊州,是一种受贿的狡猾手段^{[6](P414)}。They had to consider a roundabout acceptance of a bribe^{[7](P448)}。虽然上述的“七窍”、“大意失荆州”、“刘备借荊州”“鲤鱼跳龙门”都没有直译出来,但读者同样能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源认知域进行映射附加的途径,达到配价还原原文读者认知心理认知域”的认知效果。因此,译文既满足了译文读者的期盼,也表达了原文作者的企图。因此,“忠实”并非表面现象的“愚忠”,“创造”并非无视原文而随心所欲。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沿着原作者的心理轨迹以期再现原文,但还不得不像作者一样,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知识范围,如事物的构成方式、语言的组织及表现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他们对世界构成方式的期望^{[8](P222)}。因此,译者需要考虑并满足这种期待,只要译者意识到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标准不一定与原语的标准一致,那么,译者应在目的语中作适当的变通与调整以符合读者的期望,达到翻译的目的^{[9](P43)}。而所谓的变通与调整,也就是通过两个认知域的心理映射模式的调整,在目的语表现形式及词语结构上所形成的相应变换。

“七品”与“芝麻”都是对官职小的戏称,例8的《七品芝麻官》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意译为“官职低的”、“不做主”,译者译为“不解困”,并根据英语的句法结构补上了主语“他”,上下贯通,形式相似,意义相当,且英语的“jams”和“yams”的尾韵与汉语的“主”“薯”的尾韵对应。相同的译法还有:“当个七品芝麻官,你就有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6](P262)}“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make life difficult for a significant official like me, always something to tire me out!”^{[7](P282)}不同的译例:一个说:

“田家的官都是七品以下的”^{[6](P274)}。“All the officials in the Tian family are rank seven or below”, someone said^{[7](P295)}。无论译语文化中是否有相应的官位品级,译文读者都能从上下文和互文性中得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认知。例9的“吃”即生活,“脑力”和“体力”与“智”和“力”的形式与内容对应,尾韵也非常贴切。例10和例11的“崽娃子”是方言,“崽”是儿子的意思,多用于骂人的话。“崽”和“娃”虽有表示幼小的意思,但“崽娃子”并不完全指称小孩子或小动物。虽然原文中两句习语的意思完全一样,两句的译法不尽相同,意义却相当。首先例10是直译,例11是意译,“崽娃子”的词汇不同;其次“崽娃子”后添加了“像我们”的修饰语。之所以如此,因为原文的例11本来就是例10的变体,给习语添加了“还是”和“到底”两个语词,使句式发生了变化。而译文给“崽娃子”后添加了“像我们”的修饰语则说明,“崽娃子”显然是说话者对自己和与自己同属的这一阶层的蔑称,是“小人物”而不是“小孩子”,与其对应的是“大人物”,即听话者和其同属的另一阶层。假如读者对直译的例10的理解尚存疑虑,那么通过例11的意译便大彻大悟。

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例12的“不养都不养”一句中,“谁”在养和养“什么”都没有必要讲出来,在译文中则要根据英语习惯加上主语“you people”和宾语“pigs”,与原文对应。后半句的“猴子见样学样”的习性把“一个摇球都摇球”的明示表达得淋漓尽致。例13从结构上看是一个疑问句,译文添加了一个诅咒语“goddamned”变成了感叹句。“goddamned”一词的添加使语气更强烈,凸显了山民对政府养猪政策的怨恨和对“交猪难”的诅咒。“日弄”是土语,意思是捉弄,译文与原文对应。从经验主义的认知心理学来看,认知图式的形成取决于人的两个层面的感知经验,对应于两种认知范畴体系,即基本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和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英语和汉语在上述两个认知范畴体系上既可能会有些重叠,也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出于两种民族的认知理据的不同,就会把符合译入语的认知心理的源概念域映射到译出语的目的概念域上,从而增加译入语的认知显著度(salience)和表达的生动性^{[10](P59)}。因此,“忠实”与“创造”的译文既表现了异国他乡的异化情调,又不失译文读者所习惯的母语阅读的情景语境,既忠实于原作,又忠诚于读者。

三、结 言

虽然“忠实”与“创造”被视为翻译的悖论,但它却不仅协调着两种文化在翻译中的不和谐,而且还始终驾驭着整个翻译之旅。因为原文和译文在认知模式上可以通约,为了维持原文的认知经验,译文就要增加或者减少原有的认知价元,通过认知域的和諧映射而协调差异。这就是“创造”。勒代雷(lederer, M)认为,忠实是翻译学中的关键概念。它只能是忠实于意义的各个方面。译者可利用明喻将某些暗语的内容明朗化,通过使用必要的语言形式描述自己语言中不存在的直接对应词的所指内容,帮助读者。译文读者虽然永远不会比原文读者知道得多,但也不会比他们无知^{[11](P100)}。无论是“神形”难以两全的兼顾,还是“形意”表层与深层的“动态对等”,拟或是“忠实”与“创造”的“折中”,都是从翻译是以两种语言文化心理认知互动为根据、以两个认知域的映射关系调整为机制的语言文字艺术再现的创作活动(an art of re-expression)出发,对“忠”而“不美”和“美”而“不忠”的“创造”即“叛逆”的消解,所追求的都是“译文应该是同原文释义相似(interpretively resembling)的接受语语段”^{[12](P8)},即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和原文作者的企盼,创造性地再

现源语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艺术及内涵。

参考文献:

- [1] 许 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2]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4] 张耀平. 拿汉语读,用英语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J]. 中国翻译,2005,(2).
- [5] 刘华文. 英汉翻译中的认知映射与还原映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5).
- [6] 王永生. 贾平凹文集:第9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7] Howard Goldblatt. *Turbulence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M].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8]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 [9] 陈淑萍. 语用等效与归化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2003,(5).
- [10]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1] [法]玛丽雅娜·勒代雷. 释义学派口笔译理论[M]. 刘和平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12] 林克难. 关联理论翻译简介[J]. 中国翻译,1994,(4).

[责任编辑 霍 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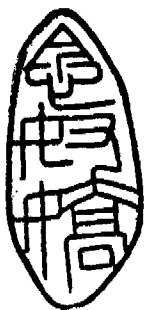
Faithfulness and Creation: a Paradox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BAN Rong-xue, ZHAO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Faithfulness and creation are considered a paradox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aper tries to indicate tha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paralleling the same purpose of pursuing faithful translation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but in different ways. As creative treason, which is a special term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further study of the intention of both faithful translation and creative translation through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will not only be helpful to deconstruct the paradox itself but also mak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ditore".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creation; traditore



念奴娇



好事近

(篆刻 柏一林)